

# Gate of Angels

天使之门

Penelope Fitzgerald

(英) 佩内洛普·非兹杰拉德 著  
周昊俊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我一如既往，从一而终

THE GATE OF ANGELS

天使之门

(英) 佩内洛普·菲兹杰拉德 著  
周昊俊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使之门 / (英) 菲兹杰拉德著; 周昊俊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9.1

ISBN 978-7-80225-310-0

I. 天… II. ①菲…②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76043号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nder the title  
THE GATE OF ANGLES

Copyright © Penelope Fitzgerald 1991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07-0638

## 天使之门

(英) 佩内洛普·菲兹杰拉德 著 周昊俊 译

责任编辑: 施 铮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 品牌设计  
HONGYUAN DESIGN  
010-61188855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---

印 刷: 汉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91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7.875

字 数: 112千字

版 次: 2009年1月第一版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310-0

定 价: 22.00元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# 为什么读佩内洛普·菲兹杰拉德

止庵

英国作家佩内洛普·菲兹杰拉德大器晚成，晚到目前所见文学史著作还来不及提起她，晚到我们刚刚知道她，虽然她在英国文学中自具地位，而且卓尔不群；——对于我们普通读者，未一点特别重要。即以英国女作家而论，读过了奥斯丁、勃朗特姐妹、艾略特、伍尔夫、默多克和莱辛等等之后，为什么还要读菲兹杰拉德呢。如此提问或嫌太过实际，但这的确是个问题。不妨简单地回答一句：因为她和她们不一样，非但如此，在我看来，她和世上所有作家都不一样。

然而此种不同在微妙间。菲兹杰拉德无疑是睿智的，但她不像奥斯丁那样借助某个人物表现一己的睿智，甚而让这睿智凌驾于所有人物之上；她对于自然环境和人物心理总能体会入微，但这是一种坦然的、放松的体会，不像伍尔夫那样始终处在紧张状态；她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，而不是诗的创造者，不像艾米莉·勃朗特那样把小说写成一首诗；她塑造的人物也以女性形象最具魅力，但不像夏绿蒂·勃朗特那样

安排女主人公作自己的代言人，张扬一种“女性立场”；对她来说，体验总是胜于思考，所以不像默多克那样通过作品阐述自己的哲学，作为一位作家，她其实并不关心哲学问题；她不止一部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，但并非像艾略特或莱辛那样关注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。她仅仅是要做个好作家，此外别无野心；我们读她，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写得好。菲兹杰拉德自然不如上述几位地位崇高，但她继乎其后，却未隐蔽在她们的阴影之下。

优秀的作品或以情节胜，或以人物胜，或以主题胜，菲兹杰拉德所著则以风格见长，尽管风格离不开情节、人物甚至主题。有了这些，还有如何看待、处理和表现的问题，对于菲兹杰拉德来说，这可能更为重要。必须指出，风格有一部分关乎语言，在翻译过程中总归有所损失，倘若只看译文，对于原著的语言风格最好三缄其口，而风格的另一部分，譬如菲兹杰拉德的优雅沉静，细腻而又简洁，多少可以超越此种限制，让另外一种语言的读者所能了解。

在中国，菲兹杰拉德的名声大概起于她的《书店》的翻译出版，译者说：“这本小说，仅仅因为它的名字叫做《书店》，便值得付出。”这话很打动了一些有书店情结的读者，但不无误读之嫌。《书店》并非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一类作品，菲兹杰拉德也不是那种津津乐道于现实生活中某一具体事物的作家。显然，假如主人公弗洛伦斯在“老屋”开的是别的什么

店,最终也得照样倒闭。书中写道:“当火车开出车站时,她坐在那里,羞愧地低下头,因为她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。”这里,弗洛伦斯同样误读了自己的遭遇,而作者并未替代她看透这个小镇与其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。菲兹杰拉德塑造了弗洛伦斯,理解她,同情她,甚至赞许她,但弗洛伦斯并非就是作者自己。《离岸》中的尼娜,《天使之门》中的黛茜,《蓝花》中的卡罗琳,也都是作者着意塑造的女主人公,但她与她们同样保持着恰当的距离。译者谈到弗洛伦斯起念开书店,“仿佛要寻求一种叫做‘意义’的东西”,但是这种意义究竟为何,作者始终未予揭示。她无意将一部作品归结于一种道理。《书店》如此,后来更见特色、更具分量的《离岸》、《天使之门》、《早春》和《蓝花》亦是如此。

菲兹杰拉德的风格,就体现于她与情节和人物之间这种关系,或者说,她对待它们的态度。菲兹杰拉德习惯采用第三人称写法,也很好地发挥了这一叙述方式的长处——对于小说创作来说,这是一种便于调控、可近可远的写法。作者既能真切体会某一具体情境之中的人物,也能置身此一情境之外予以冷静观察;不因过于切近而妨碍观察,也不因过于间离而阻隔体会。菲兹杰拉德是一位既充分,又克制的作家。她笔下的人物和情节总是“本来面目”,行乎当行,止乎当止,而她一视同仁,笔下波澜不兴。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取材于德国诗

人诺瓦利斯生平的《蓝花》中，有意见指该书“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文学意义上的创作”，殊不知以此要求作者，无疑求马唐肆，她无非不制造、不渲染、不大惊小怪罢了。菲兹杰拉德的作品，读之如啜清茗，滋味徐生，《蓝花》尤其如此，好处要读完才能觉得。这个好处，是读别的书不大容易见到的。

对于菲兹杰拉德，很难讲这一切是技巧所致，还是修养使然。有一点应该提到，即她是过了六十岁才开始写作的。一位作家最初投身写作所形成的态势，也许会延续终生；很多人到老也摆脱不了粗糙、草率、幼稚和青春气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而我们常常把这种惯性看作作家的风格了。菲兹杰拉德则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汰尽了这些之后才从事写作。她不是要达到什么，而是在规避什么。——前面我讲菲兹杰拉德所塑造的人物都不是她自己，可以换个说法：他们是她，但不是现在的她；她历尽人生之后，回过头去看着过去的这些自己，其间的距离是一己的阅历，是她对于这个世界的彻悟。

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二日

## 目 录

### 第一部分

- 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3  | 1. 弗雷德的三封信         |
| 16 | 2. 圣安吉里克斯学院        |
| 22 | 3. 弗雷德当初是如何得到这个职位的 |
| 33 | 4. 圣安吉里克斯学院的晚餐     |
| 39 | 5. 在教区长住宅          |
| 56 | 6. 在抗议者辩论社团        |
| 69 | 7. 谁是黛茜？           |

### 第二部分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81  | 8. 黛茜         |
| 94  | 9. 黑衣修士医院     |
| 108 | 10. 男病区       |
| 113 | 11. 病人詹姆斯·埃尔德 |
| 123 | 12. 凯利        |
| 133 | 13. 黛茜离开伦敦    |



## 目 录

### 第三部分

- 143 14. 黛茜的行踪并不神秘
- 152 15. 乡间漫步
- 165 16. 费尔里家人的到访

### 第四部分

- 179 17. 马修斯博士的鬼故事
- 196 18. 不寻常的开庭
- 204 19. 罪有应得的凯利
- 212 20. 弗雷德给他学生的忠告
- 219 21. 在萨杰医生的医院
- 225 22. 天使之门

## 第一部分

---



# 1

## 弗雷德的三封信

内陆中心地带竟然会刮起如此剧烈的狂风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，下午晚些时候，一些骑车人冒着风雨行驶在进入小镇的路上，肆虐的狂风使他们个个看上去更像是处于危境中的水手。这条路是通往剑桥镇的，来到米尔路，穿过公共墓地和济贫院，剑桥镇便呈现在眼前。空荡荡的路面左边，柳树在狂风的蹂躏下摇曳不已，噼啪作响。紧接着，树枝拖着无数的嫩叶，纷纷被撕裂扯断，坠入湿透的草地，它们四散在各处，抽搐般地颤动着，仿佛在哀号哭泣。周围的牛群也变得疯狂起来，看到这些银色的叶子突然遍地都是、随处可见，它们似乎受到了惊吓，拼命地踢打着地上的落叶。挣扎中，纷乱的柳叶犹如花饰般缠绕在牛角的周围。由于被枝叶遮挡，它们无法看清路面，纷纷被路障绊倒，四脚朝天摔在了地上。其中有两三头母牛背贴着地拼命地踢着四肢，显得十分笨重，暴露出原本该永远藏匿在下面的庞大苍白的腹部。尽管如此，它们还是一刻不停地在大嚼美食。眼前可谓是一片狼藉，树枝散落在地面

上，牛腿伸向空中，在一个崇尚并致力于逻辑和理性的大学城里，这真是一幕杂乱无章、毫无头绪的景象。

费尔里用最快的速度骑着，他不太喜欢看到其他骑车人超过自己，事实上，任何人都不喜欢被其他人超车。糟糕的路况（有些已经被克服）使米尔路显得傲慢冷漠。

这是一九一二年，费尔里的这辆皇家日光牌自行车已经工作了十三个年头，它配有帕尔默轮胎，所经之处会在潮湿光亮的路面留下一道道如细电线般的痕迹。当他追上并超过一个骑车人时，便感觉一些宽慰，从背后看，这人可能是他的一个泛泛之交，而且事实证明的确如此。他是感官生理学系的一名讲师，只听见他在那儿高声喊着：

“你要知道，它们不可能再站起来了，一群可怜的动物，一群可怜的野兽！”

尽管那人大声叫嚷着，但周围的每个人都被风雨折腾得无暇顾及，他们就像在经历一场刺激的海上冲浪。半空中，一只飞旋的帽子如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，几乎已经扭曲变形，让人无法辨别。每个骑车人都不得不东摇西晃地避开这个横冲直撞的“冒失鬼”。他们就这样费力地骑着，其中一个人突然离开队伍，把车绕到了边上。

“斯基皮！”

由于听不清斯基皮到底在说什么，费尔里落到队伍后面，朝另一边避风的地方骑去。

“你刚才在说什么？”

“思维只是血肉之躯。”斯基皮回答。

先前那个叫嚷的人……费尔里的泛泛之交……再次追上了大家，他们三个正迎着风雨齐头并进。

他说话的声音几乎被大风淹没了。

“我刚才说错了，是一群羊不可能再站起来了，是羊！”

“现在总算可以喘口气了！”费尔里向后大声叫道。此刻，雨终于停歇，可风还在肆虐，树枝上残留的雨滴如同一把把沙砾，大颗大颗地从树上落下来。

费尔里在“克莱斯特皮斯”绿地公园向右拐了个弯，大风忽地迎面袭来，他把车停下，来到了自己的学院——剑桥大学圣安吉里克斯学院。

正如眼前所见到的，安吉尔斯<sup>①</sup>学院是一个占地很小的学院，在过去五百年里，总有人开玩笑并夸张地说起想找到这里有多么不容易，以及久居在其中的人们得花多少时间去适应里面的生活。到了二十世纪初，安吉尔斯学院的种种不便和麻烦更是雪上加霜，就拿大学研究员们的停车棚来说吧，它的位置紧挨着放有学院创建人塑像的入口处，缩在内墙的一边，乍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农场的牲口棚。更荒谬的是，就连农夫都知

---

<sup>①</sup> 安吉尔斯(Angels)，是圣安吉里克斯(St Angelicus)的简称。Angels此处不仅是学院名称，也有“天使”之意。

道把车棚或是其他任何类似的木棚造在能避开风雨的地方，而安吉尔斯学院的停车棚却是敞开怀抱，三面迎风。那么谁有可能先于别人第一个来这里占个好地方停车呢？当然是安吉尔斯学院的总导师，自从第二次布尔大战<sup>①</sup>以来，他就一直是东安格利亚自行车联合会的志愿者。很可能是出于一种固有的虚荣心，他总是炫耀似的骑着那辆特别组装改造过的“安全机器”，车上还装着一个皮箱，里面放着各种信号旗、一个来复枪架子和一个备用水桶。这个特殊的庞然大物不仅占用了属于它自己的领地，还侵占了其余八分之三的空间。因此，如果你最后一个进入学院的话（今晚费尔里似乎是最后一个到的），就意味着你只能自己把车费力地搬到一个大型的挂钩上，挂钩的一端被守门人固定在墙的高处。

雨水如小溪般不停地从费尔里脸上滑下，汇聚到他的鼻尖处，滴了下来。下雨的时候，停车棚看上去或许更像是船桥上的防波屏，因为你只能说室内也许比外面稍微干燥一点。学院内漆黑一片，虽然费尔里只走了一步，但已经穿过了竖立着奠基人塑像的拱门来到了内院里面，内院种着一颗硕大的核桃树，这里与室外完全隔开，几乎听不见任何风声。他感觉自己刚才像是在发呆，或者是在梦游，甚至到现在还没回过神

---

<sup>①</sup> 第二次布尔大战，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一日至一九〇二年五月三十一日，英国与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之间的战争。

来。于是他徒步沿着对角线，穿过前面的小草坪，准备回到位于西北角属于他自己的房间。在大树下方的黑暗阴影处，有一块地方特别突兀，那里正站着安吉尔斯学院的院长，在学院凝固寂静的氛围衬托下，他身穿宽松的黑色长袍，简直像静止的画面般一动不动。

院长双目失明，费尔里看到他，不禁停下了脚步。院长在这里十三年了，对经常出没这个小小学院的人，可能早已了如指掌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他驻足在核桃树下，很可能是想要感受一下眼前这棵植物到底长得怎么样。这是一棵年迈的佩里戈尔圆锥形核桃树，到了晚年才开花结果。

院长叫出声来——但却并没有怎么提高音量：“只有本学院的研究员才有权踏上这块草坪，你认为自己是否有这个权利在草坪上走动呢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我有这个权利，院长。”

“但是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弗雷德·费尔里。”

“费尔里，你不是出了车祸吗？就是最近发生的车祸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在你骑车的时候，还是在你下车的时候？”

“我觉得两者兼有吧。”

“但愿你还是明智地去医院治疗过了，是吗？”

“我现在已经没事了，院长。”



“请扶住我的左手臂。”

费尔里必须以一种特殊的姿态扶住院长，仅把两根手指小心翼翼地搭在他的前臂上。尽管院长看不见东西并且需要搀扶，但他却充当着向导的角色，领着费尔里慢慢地走着，绕着大树一圈又一圈转起来。他轻声说道：“费尔里，你全身都湿透了。”

“是的，院长，我感到很抱歉。”

“现在，你得告诉我，你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下了决心没有？”

“你是在说我的宗教信仰吗？”

“哦，天啊！不！”

一束灯光从一面墙壁上的门缝处射来，只见总导师从里面走了过来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院长，但院长现在并不需要他的帮忙。

“总导师，我只有一两件事要提一下。首先，费尔里不知为何浑身湿透了，他的房间在哪里？”

“我想应该在西北角。”

“好的，总导师，那么第二件事，我们学院的某些地方有小猫出没，而且是非常年幼的小猫。我可以很清楚地听见它们的叫声。和所有的哺乳动物一样，它们起先总是歇斯底里地叫着，然后就变成苦苦哀求。”

“很可能是在厨房，”总导师说道，“我得和伙食总管说一下。”